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五鼠鬧東京 第二回 鄭達教施俊讀書

自從仁宗皇帝登基以來，河清海晏，天下太平。卻說淮安府河清縣柳塘有一施家莊。其祖宗自秦時避亂以來，隱居住此，歷代已久，人煙稠密，族類繁盛。出有一人，名喚施恩，自幼賦性剛直，心懷側隱，逢惡不怕，見善不欺，人皆稱為施長者。自幼聘朱氏為妻，人都稱為朱院君。院君雖是女流，素性賢淑，心甚好善。夫婦和合，如鼓瑟琴。年近四旬，未有子息，今日妻幸有孕，倘得一子，乃是賜我夫婦善心之報。及至臨盆，果得一子。生得狀貌岐嶷，取名施俊。父母愛惜，如掌上之珠。不覺歲月如流，已生五歲。其父將書信口授之，即能成誦。其父甚喜，告其母曰：「此兒才方五歲，今日我把書略教之，試其口齒，不想即能會讀。天幸長成，吾此教子之心，亦不枉自勞神。見其隨問隨答，可以延師教習，予心亦足矣。」明年另從經學先生，其先生者乃前村人，姓鄭名達，別號雲谷。初年學術頗有，侍親至孝，不敢遠離鄉井，只在本村教授，館資膳養。施俊既入其門，教以文法，指以義理，過目不忘。吾吟之聲，晝夜不輟。

那鄭達先生有一窗友，姓何名必貴，人皆稱為何員外。與鄭先生自幼同窗，但是家事及心腹之言，每每商議，情如骨肉，並無爾我之心。常在館往來，見施俊讀書，年雖少，倍過眾年長的；又見生得相貌堂堂，記在心上。

忽一日，又來相訪，與鄭達先生談論。坐久，忽一學生送酒至，因留何員外同飲。見一碗肴，乃是冬筍炒肉，員外笑對施俊曰：「我一對與你對，你能對否？」施俊亦含笑對曰：「我固不能對，但試言之。」員外云：「我非有意出對，見桌上有此味，乃吾信口言之。」乃出對云：冬筍炒豬肉；說方才了，施俊即應聲對云：春花襯馬蹄。

施俊對罷，員外大奇之，與鄭先生云：「此學生真正聰明，吾再試之！」見硯池上有一鯉魚，指其硯云：「將此硯頭鯉魚信口又出一對，去試看何如。」出對云：無聊石鯉，幾時得浪歸潭隱；施俊對云：有幸蛟龍，指日翻身上九霄。

施俊寫成，遞與何員外。員外見之大奇，乃出其席加禮敬服，對鄭先生曰：「吾見兒非凡，我甚愛之。且我無子，只有一女，年紀相若，未曾許婚。今我欲與此子結親，但無人作伐。」鄭達云：「即如此，吾當勉力為之。」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相貌堂堂俊偉，生來穎悟超群。讀書窗下用心勤，一見人人欽敬。不用三媒六聘，求婚自有佳人。雖然月老定婚盟，還是三生有幸。

次日天午，鄭先生整頓衣冠，前來拜謁施長者。家人入報，長者亦整衣相迎。禮罷，分賓主坐定。獻茶罷，長者問曰：「小兒在先生門下，多蒙教導，有費襟期，不能報謝。先生乃繼往聖，開功業非小！」先生道：「敢以言謝。孔子云：『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』且令郎明敏天資，默識心通，不日高吾之萬萬矣！豈可長為師範哉？此來者，敬有一事相稟，未知長者容否？」長者道：「非說也！實情誼一體，有事但言，有何礙哉！」鄭先生云：「敝友何員外，與不佞自幼同窗，每到敝館見令郎人才俊偉，穎悟非常。他家頗富，並未有子，只有一女，年與令郎相若，意與長者結親，無人可以托伐，故不佞不避嫌疑，斗膽特來為媒。倘不見鄙，三生有幸也！」施長者聞言道：「久聞何員外大名，他乃富翁，怎可與貧老結親？」鄭達道：「委實出其本意。不佞焉敢妄舉！」長者道：「既如此，待貧老擇日備禮來過聘，再得商議。」鄭先生拜辭施長者，回至館中。

次日見何員外來，言及前事，必貴夫婦不勝喜悅。夫妻商量道：「延先生痛飲一日，權為歡敘；容日再議一頓酒肴，請幾個親厚者來陪先生飲。」正是：

水陸俱陳物物休，杯盤羅列味珍饈。

慙慙把盞頻頻勸，月轉花移飲不休。

賓主情歡滿席，皆勸鄭先生。酒已酣矣，員外道：「今日所設，固為鄭先生，但所敬在前，次敬在酒，只管酣醉，何以表將敬之意？」於是滿酌，連勸鄭先生，將大觥再勸。尚飲不下，醉後復醒。正是：酒從歡處飲，財向苦中求。時賓主傾倒情懷，呼盧擲雉，酒席大放。剛飲至半夜，眾人皆散。鄭先生堅意要回書館，員外哪裡肯放，留宿一宵。次早，員外吩咐庖人安排早膳相待。略飲數杯，堅執不飲，只得從命，早膳已畢。員外送出而別。

先生至館中自思：「長者三樂：得英才而教育，一樂也；得佳婿以全朋友之美，二樂也；則心中實相投，三樂也。」故作詩一首自述云：

英俊人才出杏壇，默成好事有何難。

婚姻事已諧秦晉，師弟情尤邁孔顏。

得婿既全朋友托，為媒又稱主賓閒。

百年美滿從今定，尚勉蟾宮把桂扳。

從定親之後，先生教愈勤，弟子學益篤。七年之後，學問大進。忽一日，有信來報縣中考取童生。鄭先生即喚施俊收拾赴考。縣僥倖在優等；送府，府中又考批首；送道，提學取選文字有台閣之象，亦取批首。竟取河清縣，去參拜學中師父，及拜謝鄭先生教道允恩。諸親都來作賀，大開筵席，痛飲數日。施俊復辭父母，往鄭先生館中讀書不題。

卻說施長者夫妻見了兒子長成，學問又就，不勝之喜。兩老商議日：「今日幸得入學，深感鄭先生教誨之力，又蒙他作伐玉成婚姻。今於既已長成，況我夫婦年亦已年，今當娶媳過門，與子成其婚配，付以家事，使他經歷世務，比知稼穡之艱難。」院君曰：「我亦有心久矣！」次日設席，著人請鄭先生來家會飲。酒至半酣，長者舉杯相勸道：「小兒蒙先生之教，感恩萬萬，不能報耳！今日薄的小酬。但又蒙玉成婚姻，今日小兒人亦長成，而愚老夫婦年又老邁，勞先生玉口一陳，拜上親家，欲娶他令媛過門管理家事。望先生始終盡美，容愚老結草以報。」先生道：「此事極好為之。何員外乃不佞心友，凡事乃不佞以主張，決無違逆也。」其日盡醉而別。

鄭先生歸至館中，乃至天明，梳洗已罷，逕來何員外家，道及施長者欲娶令媛過門之事：「敬托老夫告知，擇日即來迎親。」必貴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妝奩俱已齊備，不知院君之意何如？」鄭達道：「我已硬許矣。打點只歸，不必她說。」何必貴道：「你既許了，也不消問院君，只得安排行嫁便了，再煩回覆親家，憑他擇日來迎便是。」鄭先生即來回報。施長者擇□月□六庚申，吉日親迎。備辦禮物，鄭先生引施俊，登門迎親。何員外送女賽花登轎，灑淚而別。至了施家堂中，眾皆看時，但見新人生得：

一貌賽嬋娟，生成美少年。

袖中籠玉筍，裙底露金蓮。

柳葉眉間嫩，桃花臉上鮮。

嫦娥初降世，步步可人憐。

卻說何賽花小姐離了父母，來到施家下轎。施門人等及諸親人眷，見了賽花小姐生得□分秀麗，真個有閉月羞花之貌，沉魚落雁之容。羅帶飄香，花貌呈色，各各稱羨。引入堂中，參拜天地，同入洞房，花燭煒煌，合巹交杯。撒帳之後，人皆散去，二人解衣就寢，行夫婦之禮。正是：花枝未慣風和雨，吩咐東君好護持。

次日早起，先拜施門祖宗，次拜翁姑。諸親都來作賀。鄭先生至第三日亦來稱賀。長者吩咐兒、媳雙雙同拜謝先生。設席相留，痛飲一日，盡醉方散。施俊因娶妻過門，又值郎才女貌，兩意繆稠，頓忘攻書之念。何賽花小姐雖是年幼，性頗賢淑，針繡工夫，無不通曉。丈夫娶到施家來，不曾說起攻書之事，恐怕他因色廢學，故此朝夕相勸丈夫云：「可去讀書，與我少年夫婦，日後盡長。如今趁此青年，發奮從學，異日功名成就，樂事有在。」施俊見妻說得有理，於是勤學。日則作文，夜則攻書。果讀不忘，志一堅而無思妻之念。

不覺又過了一年，施長者偶得一病，服藥不效。施俊在家親供藥食，坐臥不離。日見沉重，長者自覺難愈，喚施俊囑曰：「吾四□外無子，喜得生你一人，又幸入學，今又與你完婚，雖死黃泉，亦可瞑目矣。死復有慮，但恐你少年夫妻，莫因我死後而廢我芸窗教讀之功。」施俊忙跪牀前，流涕而言曰：「父親為何出此不利之言？願父親自保重身體，兒怎敢相忘教養之恩？勤學之念，不敢少怠。大人善保玉體，以看兒得步青雲，慰吾父母所望也。」長者曰：「誰不好生？限至焉能逃得！」言罷而逝，年已七□二矣。施俊見父棄世，哀痛欲絕。

妻何賽花見夫過傷，再三勸曰：「既死不能復生，不可為死傷生，請自節哀，以治喪事。」施俊只得勉強拭淚，備辦衣衾棺槨收斂。大開孝堂，諸親六眷弔慰已畢，葬於東門之外祖墓之陽。施俊既葬父親，終日哀痛。未及半年，其母偶得暴疾，未及尋藥，經宿而歿。施俊號泣，而憐聞者莫不為之慟心。諸親憐舍都來慰勸，哀心稍息，亦備厚禮葬於父側。施俊父母既喪，施俊終日閉門守制，三年服滿，始出治事。夫婦和順，相敬如賓。施俊每日讀書，其妻針黹相伴，半步不離。

一日，施俊往縣前書鋪買書，縣中有告示張掛曉諭士子，東京開科取士。施俊得知這個消息，回到家中與妻商議，欲往東京赴試。何氏曰：「富貴功名，皆有分定。你我夫妻年少，家下無人管理，不若在家讀書，待等來科再去，未為遲也。」

俊道：「□年寒窗辛苦，指望一舉成名。光耀門閭，封妻蔭子，是我讀書人本分內事，光陰不可錯過，故此求取功名。不然空過時光，嗚呼老矣，若得功名，不亦晚乎孫！」何氏見夫堅執要去，亦難挽留，即排酒禮與夫餞行，慇懃相勸，盡醢亦寢一宿。何員外遣人送銀□兩為路費，施俊不勝之喜，整衣行李，辭別妻子，起程而去。何氏道：「名標金榜回來，家中無人看顧。」施俊說道：「賢妻一切放心，我去後，尊翁自著婢伴來相伴。成名之日，先著人回報喜。」喚過家童小二，挑了行李，作別而去。正是：

行色匆匆為利名，少年夫婦淚盈盈。

路堤柳色連天草，都是陽關送路程。

施俊別了妻子，取路往東京進發。時當二月，春光滿目，燕語鶯啼，桃紅柳綠，異草奇花，遍道景色無窮。滿腹離情，有感詩云：

春色無邊景，泥喃燕子飛。

染袍擲繡錦，換彩棄裘衣。

綠竹初生筍，青松自發枝。

籠煙飛過去，景物比當時。

一路玩景畫行，夜睡曉起，渴飲饑餐，不期一日，來到一個所在。地名山前店，遇晚挑擔行李過宿。此處有一座高山，盤旋六百餘里，後面是東京地界。幽林深谷，崖石巍峨，奇禽異獸，廣集於此。古木林深，藏了多少精靈，奇怪不堪。

卻說西天雷音寺，乃上界世尊如來講經說法道場。每遇朔望，世尊坐在九層蓮花寶殿講經說法。上至三□三天，下至□八重地獄，中至人間神靈，俱來聽講。其實我佛如來之道，大不可言。講到妙處，天花亂墜，地湧金蓮，野鹿銜花，猿猴獻果。人聞聰穎，石聽點頭。凡飛潛動植之物，聽此經法諸類，而無不升法力無邊，功果甚大。有一彈子和尚，不尊佛法，謗道重愆之徒，玷厚清規，激怒世尊。慈顏將彈子貶作一隻無聊老鼠。

那彈子和尚變成一隻老鼠，每遇朔望，世尊登於蓮座說經講法，那鼠伸出頭來盜聽經法。耳聽心聰，鼠張貓勢，日積月累，鼠假虎威，法力漸大，變幼無窮。一隻老鼠變化為五隻老鼠。一鼠道：「我與你五個兄弟，分派大小，第一個大的稱為一鼠，第二大的稱為二鼠，依次而派，稱為五鼠。夜則露形，出外盜食仙果、胡麻、黃精、仙桃、仙酒、玉粒、金丹，張貓作勢於闇昧之中。日則縮首潛跡，藏形斂跡於光天之下。」終畏佛法諸神，不敢放縱分毫。只是五個兄弟夜靜之時，各顯神通，自相鬥演，大抵本事略無爭差，彷彿相似。

操練日久，頓起粗心。一日，一鼠邀同兄弟道：「我等兄弟五個住在西天，不敢恣肆橫行。今日得下天門，不管甚麼勾當，任從擺佈，聽自主張，各逞自威，無拘無束，量起本事，變化無窮。只在此日宿夜行，枉了許多本事不能施展。久聞凡間別樣世界，異等乾坤，莫若你我五人撇了此處，下去各自任意施為，各從所好，以顯神通，多少快樂。」第五鼠聞言不勝歡喜，道：「大哥此言極甚有理，不知列位所好，主意何如？」

二鼠、三鼠、四鼠道：「不去，到無非有一件」五鼠道：「我變作俊俏書生，交幾個美貌婦人，雲雨歡娛，是我所願。」

有詩為證：

練就神仙法力強，欲臨凡世顯威光。

不願家積金和玉，哪管貯倉粟與糧。

牀下喚時多侍妾，房中睡處有嬌娘。

只為一點心頭願，快樂滔滔歲月長。

卻說輪到四鼠道其志願。四鼠道：「五鼠情願好色，豈不聞聖人云：『少時血氣未足，戒之在色。』」五鼠道：「既是我該好色，你的所好何如？」四鼠道：「我之所好，要居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官為一品，祿食千鐘，腰金玉帶，後擁前呼，有多少尊貴！此吾之所好。」有詩為證：

練就神仙法力高，欲臨凡世展英豪。

官為一品居黃閣，位列三台近紫袍。

天外行車驅駟馬；食前方丈飲羊羔。

雍容袖手居台閣，快樂逍遙志氣呵。

輪該到第三鼠言其志。三鼠道：「五弟所言，實為好色，非正也。若四弟，無非食人之祿，做人之官，動自稱臣，亦是下等。動靜皆為下品，何足為貴乎？這個小志，不稀罕少年，亦不稀罕丞相，我只要做個皇帝，尊居九五，控制華夷，宮嬪任我擇選，官職任我升降，頂天立地，我便成位乎中矣！」有詩為證：

尊為帝王立中邦，運化施仁理四方。

作福作威昭日月，愛民愛物服戎羌。

深宮內苑隨吾欲，天下肥甘任我嘗。

正是一朝登寶位，山呼萬歲賀君王。

三鼠道：「我之志願如此，二位賢弟豈不皆在治下乎？」

二鼠曰：「你要天子，天子豈是天上跌下來的？亦是父母所生的！我今要做天子的父母，你為子，不來朝我父王？那時三個都照我管，我便無欲不遂。」有詩為證：

天上崇高立至尊，任渠誰敢每評論。

身臨九五由吾制，職掌華夷待我身。

玉食錦衣真快樂，嬌妃便嬖果繽紛。

朝朝皇帝身前拜，說甚威風四海聞。

三鼠道：「哥哥之志，誠然大矣。但天子之父，也是有職無權的，舉動由不得自己，主張還須我做。天子方是極尊貴。」

一鼠道：「豈不聞天子之父，過去乾坤，位傳東宮，是無礙間人？」二鼠方悟：「我縱不做天子，也要做天子之母，卻也是大，總是般。」眾鼠云：「天子之母，倒也是大，只是少了雞子。」二鼠云：「只撒得尿出來便罷，要你管我雞子？」有詩為證：

學就神通法力真，欲從凡世震乾坤。

少年已作皇正後，暮景又為國母身。

世上母儀尊洪范，人間女德頌賢人。

養供王食稱賢淑，快樂滔滔享太平。

輪該一鼠言志。一鼠道：「看你等四個賢弟，一為好色，三自遵大，皆不能相時行道。倘若有患，必羅竄網稠，我五人各自東西，哪裡得為下世取樂，適以自取禍耳！」四個兄弟如夢方醒，齊來跪下一鼠面前道：「長兄之言，甚是有理。我等皆造次，忘卻利害，望兄長指教。我等四人齊聽約束，如不遵者，任兄一一治罪，萬死不辭。」一鼠端坐中央，四個兄弟再三懇告。一鼠道：

「你四個既是要去凡世，但必須各藏難香一束，四人收一。倘有患難之時，將此難香呵動，我等聞難香，即來救護，幸勿負之。相去千萬里，難香呵動，自然得知，好來相接，方不誤事。」眾鼠喜歡拜謝。一鼠云：「我亦言其志，你四人聽著：

學就神通法力端，欲臨凡世不為官。

哪因酒色生嗔怒，豈為功名作喜歡。

養我身心惟一靜，任他風浪作多端。

難香有日聞吾鼻，千里須管著眼看。」

一鼠道罷，四鼠齊聲大叫道：「哥哥真須是大，固當要端！

若或我等四人有難，還要哥哥著力來救，豈惟著眼看而已。」

一鼠道：「先要眼看得明白，方才好著力來救。豈有眼不見，而能力救乎？」眾皆大笑一場。大家離了天宮，遂各駕一朵黑雲籠罩本體，逃出紫宮。半空之中，隨風飄蕩，來來往往，尋擇地方安身。正是：雲罩形骸風送行，半空飄蕩似浮萍。

不知何處堪容立，過了一程又一程。

五個兄弟在黑雲之中，藏頭露眼，隨風上下，尋個安身之所。尋了一日，過山萬重，並無如意之處。次日又尋，經山歷海，過縣臨州，四處尋覓，無有中意之地。只見起一陣西風，真個好一陣風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無形無影透人懷，四季能吹萬物開。

平地撮將紅葉去，半空輕送黑雲來。

這一陣風卻也有些古怪，竟把五兄弟吹到一個場所。其實好一座大山：四維有六百餘里，東通大路，西接通衢，南連江海，後靠東京。八方聳秀，萬木森羅。巒頂接青霄，根源流綠水。無名花草四時香，有序風光無限景。五個兄弟看見此山，不勝歡喜。同相稱賀云：「此天賜我等安身之處！」乃按下雲頭，落到山間，各擇所棲。還是如何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